

用好新媒介 助推文化传承创新

艺海观澜

李汇群

创造性转化 创新性发展纵横谈

在文化的传播过程中,媒介向来扮演着重要角色。随着传媒技术的更新迭代,人工智能和媒体深度融合,新媒介正全方位地渗透到人们的日常生活中,推动新的社会实践,形成新的社会连接,也为传统文化在当下的传承转化提供新助力、带来新挑战。鉴于此,有必要梳理当下新媒介助力文化传播的经验,为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提供借鉴和启示。

连接:建构集体记忆,增强社会认同感和归属感

媒介是信息保存和传递的载体。从最初的结绳记事,到后来的竹简刻字、雕版印刷,直至现代媒介的诞生,人类的集体智慧通过媒介得以跨越时空,代代相传,从而推动文明不断发展。电子计算机的问世揭开信息化社会的序幕,移动传媒和人工智能技术结合生成的数字文化更是将人类推进新媒介时代,信息的传播容量不断扩充、传播速度不断加快,古老的传统文化迎来传播和发展的新契机。

通过数据化存储、可视化呈现、便捷化传送等方式,新媒介可以更立体地建构文化记忆,推动传统文化在时间和空间的传承。从时间层面来看,新媒介传播引导人们回望历史,探寻民族文化源流,增强文化自信;从空间层面来看,新媒介主导下的信息传递无远弗届,能有效地覆盖到更广阔的领域,提升人们的文化认同感和归属感。比如纪录片《如果国宝会说话》尝试构建中华文明的视频索引,选择100件最能代表中华文明的文物,用100个5分钟,梳理从新石器时代到宋元明清长达数千年的中华文明历史,讲述动听的中国故事,吸引人们聚焦文物,聆听来自历史深处的召唤,感受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和璀璨魅力。

再造:以现代文明转化传统文化,使之适应现代生活

从传播媒介角度来看,传统文化主要附着于书写媒介和印刷媒介,信息传播往往遵循从上向下流动、从中心向边缘辐射的路径,传播形态多是线性的、单向的、有等级差的。而新媒介是现代社会的产物,其传播路

核心阅读

新媒介通过数据化存储、可视化呈现、便捷化传送等方式,能更立体地建构文化记忆,推动传统文化在时间和空间两个层面的传承

新媒介和传统文化的交互相融,会推动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生成新的文化因子。这种转化既包括外在形式的改变,也包括内在精神的更新

新媒介的介入,让传统文化不再仅仅是停留在纸面上的文化遗产,而是“活”起来、“动”起来的文化生命,助推传统文化实现当代转化和发展,激发生命力,使其成为引导现代社会健康发展的主要力量

径呈现出多样、平面、互动等特质。新媒介和传统文化的交互相融,会推动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生成新的文化因子。

这种转化既包括外在形式的改变,也包括内在精神的更新。如,近年来依托于微信、微博、短视频等新媒体平台,兴起传统服饰热潮,传统服饰之美得以向大众展现。古代服饰原本具有社会符号性,宽袍博袖、衣长委地,多是远离社会生产劳动的古代贵族生活方式的体现。而今天活跃于各新媒体平台的“汉服圈”并不含有传统服饰中的等级意味。“网生代”积极推动传统服饰文化的改良和创新,如衣服袖子更窄、衣摆更短、穿搭更便利,等等。这种创新反映出青年群体面对传统文化的自信和包容,他们发挥“为我所用”的主动性,对汉服形制进行改造,使之更适应现代社会的节奏,展现出当代青年积极开放、共享合作的精神风貌。

落地:打通历史与现实,增强优秀文化接受体验

借助人工智能、5G、大数据等新兴科技,新媒介擅长创造拟态环境,为人们打造一个和现实时空相平行的媒介时空。尤其伴随移动传媒的扩张布局,媒介与人的伴随性大大增强:等车时、吃饭时、跑步时……这些日常碎片化的时空都充满媒介。现实与虚拟之间的界限渐渐消弭,人们已习惯了媒介的无处不在、无时不在。

新媒介全面进驻人们的生活空间,也为传统文化重回日常生活带来契机。传统文

化源于古人日常生活,当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孕育了传统文化的生活空间大多随之消逝。而新媒介打通了历史与现实、过去和现在之间的屏障,让人们能重新看见、听见、触摸到传统文化,给人们带来沉浸式体验。比如,故宫博物院推出“发现·养心殿:数字故宫体验展”,开发“穿搭服饰”“鉴赏多宝阁”等,通过VR游览,让游览者在虚拟空间和现实空间中自由穿梭,历史画面与现实画面交织回旋,电影蒙太奇般的叙事带给游览者身临其境的体验。这种数字体验让人们在日常生活中通过媒介瞬间切换到数字空间,近距离感受传统文化之美,涵养性情,滋润身心。

扎根:融入大众日常生活,提供文化滋养和精神养分

新媒介建立了无所不在的新连接,为优秀传统文化充分融入日常生活提供了强大的工具。博物馆、美术馆、历史古迹、非物质文化遗产……只要人们有兴趣去了解,就可以轻松地通过新媒介获取相关信息。今年,多家博物馆开通“云游”直播服务,人们相聚“云端”,共走丝绸之路,看敦煌的鸣沙山月牙泉,观故宫的花开花落、赏苏州的灰瓦白墙,人们在数字云端分享心得、交流体会,感受到参与其中的快乐。如今,这种触手可及的文化在线活动越来越多。

线上互动还会转换为线下活动。近年来,通过新媒介的有效传播,传统文化越来越深入地编织到人们的日常生活中来。比如,为传播北京中轴线文化遗产,多家联合启动“环球云赏北京中轴之美”直播,吸引全球2.5亿网民共赏中轴线美景,同时推出“非遗+旅游”等多条线下“攻略”,让人们切实可感地领略传统文化的魅力。人们从云端相聚转为线下相约,共同漫步中轴线,听京韵京腔,走老城胡同,觅一方宁静和谐的天地,感受身心的放松和彼此陪伴的温馨。在这个过程中,媒介不仅仅是传统文化的载体,还是人和人之间的沟通纽带、情感纽带,从而释放出传统文化中热爱生活、尊重自然、守望相助等宝贵的精神元素,为现代社会提供有益的文化滋养和精神养分。

新媒介的介入让传统文化不再仅仅是停留在纸面上的文化遗产,而是“活”起来、“动”起来的文化生命,助推传统文化实现当代转化和发展,激发生命力,使其成为引导现代社会健康发展的重要力量。

制图:蔡华伟

新时代的文学要解决新问题、满足新需求、创造新气象,需要立足当下,以当下为旨归,对传统做甄别,向前人要智慧。身为一个当代作家,责无旁贷地要从现实生活和传统文脉中找到更新创造的可能,以更强大的主体来迎接当代书写的挑战

我曾参加一个文学论坛,主题是“中国文脉与当下写作”。文艺家、批评家、学者谈起中国文脉如数家珍,《诗经》《楚辞》以降,直到陶渊明、李白、杜甫、苏东坡、曹雪芹,他们语重心长,希望青年作家能延续这条文脉写作,而青年作家们谈的则多是西方现代小说经典。此后,我经常想起这次论坛,也不断地反问自己:源远流长的中国文脉在当代写作者这里究竟该怎么接续,又该向何处去?

亲近历史,探源自我,一个写作者终究要与文化传统对接。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源头在哪儿?在与时代现场的同频共振,也在面向传统的返本开新。以语言为例,当古文的精华经由现代解析逐渐融入当下的日常生活,就像盐溶于水,一种新鲜、活泛、独特和有弹性的现代汉语才可能生长出来。为求陈言之务去,我开始大规模地增加古典文学的阅读。

我在小说中也越来越多地涉及历史。《北上》的故事从100多年前讲起。“过去”不单单是一个个遥远的时间点,它是立体的历史,是全方位的过往的生活。它关系到如何看待祖先们的生死哀乐、困惑与疑难,如何看取时光中一代代人、一茬茬事——历史迎面向我们走来,然后走成了我们的生活。

亲近历史的举动,说到底源于探源自我的冲动:想知道自己是谁,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一个人终究摆脱不了历史,无论是个人的、家族的,还是民族的、国家的。历史中有实实在在的事与人,也有看似抽象实则具体的文化与气息。一个作家终究要与文化传统对接,终究要回应文脉。

交流之必要,在于我们存在差异,是差异性使交流成为必要。在全球化的今天,中国文学要真正成为世界文学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不能失去其独特性和差异性,不能不立足自身历史传统和现实土壤。历史究竟如何成就现在,现在要如何从历史中汲取有效且充分的营养,以实现一个更完善、更独特的“现在”,这是当前文学创作亟须面对的问题。

这就涉及传统文化和文学资源的创造性转化。在古典文学作品中,我们有浩大的世俗生活、有繁盛的烟火人生,一应俱全,但一个现代人在现代社会如何自处、自洽,如何寻找到一条向上向前的路,需要自己溯流而上地寻求答案;中国文学博大精深,但怎么找到进入的通道,又怎么撷其精华再返回当代书写,同样需要我们思考。

《史记》《古诗十九首》《红楼梦》,李白、杜甫、陶渊明、苏东坡、黄仲则、龚自珍,这些年我翻来覆去地阅读古代经典,深知自己走进了早该亲近的传统,享受着这种融洽与和谐。中华文化是我们精神上的“母乳”,在理性上,我更加清楚地理解了这种亲近与抵达的重要性,因此不断提醒自己,勤奋点,再勤奋点,身为一个当代作家,责无旁贷地要从历史遗产中找到有益现实的养分,从传统文脉中找到更新创造的可能,以更强大的主体来迎接当代书写的挑战。

文学和文化关乎精神、关乎内心,关乎人之为“人”、我之为“我”。接续文脉,是目光向后、目标在前。时移世易,我们迎来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新的时代需要新的书写,新的读者期待新的创造。以史为鉴,可知兴衰,新时代的文学要解决新问题,满足新需求、创造新气象,同样需要立足当下,以当下为旨归,对传统做甄别,向前人要智慧。让历史与现实、传统与未来交相辉映,灿烂其华,生动其里。

这当然是一个寻根问祖、汲取传统的艰难旅程,这也更是一个必须转化创新、别开生面的巨大工程。非一人一己之力可成,它需要循序渐进、群策群力,需要理论研究和创作实践精诚合作、左右开弓,需要葆有返本开新愿望的人协同前行、共同努力。

物如翁子安、黄娥等人的描绘中,我们也不难感受到这种温情与理解。这正是《烟火漫卷》最感动我的地方。

此外,《烟火漫卷》对哈尔滨这座冰城的精细描摹也打动人心。在主人公刘建国寻找“铜锤”这一情节主线之外,作家同时编织进刘建国哥哥刘光复、妹妹刘骄华、于大卫夫妇、黄娥和榆梅院里众多群像的悲欢离合。这些故事或简或繁,共同构成不灭的人间烟火,和太阳岛、老会堂音乐厅等哈尔滨地标一起,呈现出这座城市的内在气韵和外在风貌。熟悉迟子建作品的人不难发现,将人物故事和故事发生地的描绘结合起来,正是作家擅长的手法。《白雪乌鸦》《群山之巅》等作品都运用了类似的手法。在《烟火漫卷》中,作家的这一技法更为娴熟老到,不再刻意将众多人物的故事加以明确区隔,而是将它们融为一体,显现出“天然去雕饰”的艺术风格。

在烟火气中展现善良与明亮

王宏图

作家迟子建近年来的创作不断有新的开拓与突破。在《群山之巅》《候鸟的勇敢》出版后,迟子建于今年推出长篇小说《烟火漫卷》。这一次她将笔触从钟爱的额尔古纳河右岸、雪域北疆的龙盏镇和金瓮河畔抽开,挪移到冰雪之城哈尔滨。

有学者曾这样评论迟子建的创作特色:“迟子建擅长不同规模和题材的叙事,下笔健朗,不乏低回绵密的弦外之音,关注东北的人世风景,点点滴滴,无不有情。”迟子建在哈尔滨生活了整整30个年头,一草一木了然于心。早在10年前,她的小说《白雪乌鸦》就以东北为背景,着意展现黑土地上人们的生活情态,及人们扎根于大地的、丰盈旺盛、不可阻遏的生命活力。《烟火漫卷》的内在意蕴与此前的《白雪乌鸦》一脉相承。单看小说标题,人们或许就能感受到浓郁的市井气息,进而准备好在作者精心描画的冰雪之城中游历徜徉。

在平凡、琐细的日常生活中涂上传奇色调,是迟子建作品的特质。这一点在《烟火漫卷》中被作家推向新的高度。整部作品的叙述框架建立在主人公刘建国寻找好友于大卫被偷走的儿子“铜锤”这一事件上。虽然成年后的“铜锤”(翁子安)在作品开篇后不久就已出现,但这一谜团千绕百转,直到作品尾声才真相大白。不小心在火车站丢了好友的孩子“铜锤”之后,刘建国的生活重心就转移到寻找“铜锤”这件事上,直至晚年。在这几十年时间里,刘建国一边四处打听孩子可能的下落,一边开着爱心救护车,救助最需要帮助的人。40多年来,刘建国帮助了许多弱者,在当地小有名气。作者细细描摹这一过程中发生的爱心故事,给全书一个温暖的基调。书中每个人物生命中的收获与艰辛、欢笑和泪水,也在作者不疾不徐的叙述中一点一点展现出来,让全书充满烟火气,更充满浓浓的人情味。

与此同时,全书还有一条隐性的线索,即主人公几十年来寻找“铜锤”、救助弱者的艰难历程,其实也是他自我救赎的精神之路。数十年前,刘建国曾伤害过一个少年,这让他悔恨不已。从这个意义上说,迟子建这部新作没有停留在对现实生活风俗画般的描绘,而是深入到人物灵魂深处,触及善恶、忏悔等精神层面的问题。这一点在《群山之巅》中已初露端倪。

笔触深入到精神深处,迟子建的笔下流露出汨汨不绝的温情,对人物给予充分的理解,更多地去挖掘人性中的善,展现希望之光带给人的精神力量。就像主人公看着大哥楼下的灯火,倍感“每个窗口的灯火,都是尘世的花朵,值得珍惜”,作家在经历生活磨难后没有怪罪生活,而是更加珍惜和感恩:作品中蕴含的生命活力、人物内心不灭的善良、身处困境也不放弃对美和幸福的追求,这些才是作家着力讴歌的对象。在作者对书中其他人

文艺评论